

歡喜寶卷

上海文益書局
石印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329
34:1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10 15 20 25 30

歡喜寶卷

(12)

(12)

民國六年夏月出版

校正者 汪謝民少卿

總發行上海文益書局

版權所有

分州 杭聚元堂書莊

所發 紹興聚元堂書莊

分售處 各省大書坊



歡喜寶卷

周大娘

秦夫人

孫媽



鐵拐李

湛然和尚

陳善



趙總兵

胡龍



錢能

黃茂

錢氏



孫擒虎



馬邵文

繪圖慎惱祖師歡喜寶卷上集

歡喜寶卷初展開 諸位菩薩降臨來 善男信女靜心聽 增福延壽保平安

恭聞慎惱祖師歡喜寶卷出在大明嘉靖年間。提表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地界草湖門直街。有一人姓陳名善。年方四十。娶妻錢氏。就是縣役差錢能的妹子。年方廿八歲。並無男女生育。兄長早已亡故。拋下嫂嫂周氏。孤單一人。住在我家。錢氏與嫂嫂時常吵鬧。幸虧我每日賣魚。扶養他身。到也不在話下。每日五更起來。到錢塘門外航魚度日。不免叫錢氏出來。關好門戶。要緊。錢氏快來。我要航魚去了。花旦白冤家快去。我就來了。此刻陳善出了門口。好不睡拳也。

陳善出了自家門 脚步移來走街心 一付蒲担背上挑 二个魚盆上面存 吊摘一个魚盆放
航魚本錢身上存 路中只見黃犬叫 黑霧昏昏天不明 行一里來又一里 不覺到了錢塘門
出了城來天明亮 早到錢塘航魚鱗 人挨人擠多熱鬧 販魚背挑上路行 一路如飛來得快
不覺來到市面存 就將魚堆來擺下 大小男女鬧盈盈 不多一刻市已散 陳善賣完喜非輕

不表陳善賣魚市 再表家中周氏身 旦奴夫早早命歸陰 撇下奴奴受苦辛 奴周氏可憐奴丈夫早已亡故。並未生男育女。幸虧叔父陳善撫養我身。可恨錢氏嬌嬌。每日氣奴。日夜吵鬧。奴家欲想不住他家。另招房屋。前次拜托叔父找尋。他說在于關富三橋。有間小屋。每月房租錢五百文。待他回來。搬住他家。說明便了。

周氏大娘心中想 待等叔父轉家鄉 開下功夫研錫鉤 勤做勤理過時光 叔父衣衫奴家洗
燒茶燒飯奴調停 只恨嬌嬌多凶惡 步步氣奴不該應 奴夫在世多少好 夫君一死好傷心
不表周氏夫君想 陳善欣喜回家門 此刻陳善到夜回來。便叫開門。開門來了。那周氏聽得叔父聲音。當即開門。叔叔回來了。陳善即把魚担放下。說道。嫂嫂。諒來你門。二人在此吵鬧。又道。這可隔天下。不可隔厨下。為叔叫人與你搬屋另住。就此

三橋租錢五百水口市口多已便當。嫂嫂居住到也安然。柴米油盐一應我照顧便了。花旦又錢氏將周氏逐出之後。尤如拔出眼中之釘。心多欣喜也。

夫妻本是孽債纏。不是冤家不結鄰。錢氏心中來大變。趕出大姆去另住。夫君在外賭銅錢。三食不慮燒來吃。現成點心候嘴邊。好吃懶做多不好。丈夫不住踏街沿。愛的粧扮脂粉抹。上下衣服要新鮮。看了丈夫如冤家。時時叫罵哭皇天。口口說他年紀老。總總難以後代傳。不說錢氏怨夫醜。再表賣魚一陳善。今朝生意多得意。一担魚兒早賣完。

十月十五三官誕。買些素菜請佛天。陳善將紙馬錠燭。俱已買好。仍少三盞乾茶。擎了銅錢。一走走到茶葉店中。忽見一個少年花子。看他身長背闊。相貌端正。堂堂一表。從頭至足。皆是破衣破帽。立在店門口。喊叫布施。聽他喉嚨。好如銅鐘。看他

他。不像下等之人。即便問道。你个花子。聽你口氣。不像我本城鄉下人。因何到此。求乞家住那里。姓名誰。一一道來。我請你吃一碗飽飯。武生花子道。善人聽稟。

英雄流落遭人賤。無奈含羞做下民。誰人家住四川省。登州道上自我門。大回官為總制身。母親秦氏皇恩受。張超二字我為名。去年二親齊歸鶴。單泊家財被衣衿。上無伯叔可依靠。下無兄弟只一人。舅父名曰秦遊擊。官為總都在杭城。唯人投親到貴地。也無親友濟分文。不想舅父官轉升。只望得見親人面。投親不遇做堆人。回去川資全無有。善人救我歸故里。只得含羞來求乞。忍辱傷悲在路行。日間一路沿街討。可恨夜來無安身。

來生大馬報大恩。陳善竟忘了做齋之事。只管與花子細問情由。看看天色已晚。一心要救落難之人。說道你不如到我家中去。就開一夜。明日再作道理。武生張超聽了此言。說道正是恩人了。今生相逢是夙因。逢凶化吉遇好人。陳善心發慈悲念。喚了花子往前行。店中又買几升米。

嘻嘻笑笑回家門。進門就把妻子叫。天色已晚映點燈。我今有个客人在。清脫菜蔬快調停。

錢氏聽了丈夫話。提灯出堂看來人。看他英雄顯昂子。身上襤褸不堪貧。人品堂堂多出眾。看他此人好青春。陳善一時回頭看。唱罵妻子厚面人。陳善與張超吃過酒飯。講了許多閑文。問道官家后代。汝可會教書麼。武生張超回言。若說書。礼却也畧知。我本自小只愛習武。不拘刀槍馬匹。微知一二。陳善聽他習武二字。看他相貌魁偉。人長腰闊。到底是將門之子。後來必有出頭之日。又道你要回去。有數千里路程。盤費銀子。非同容易。看你身長力大。到不耽閣我家。吾全你結為兄弟。全我賣魚。賺些銀錢。可好回去。你意下如何。武生張超道。如此得蒙恩人收留。多多得罪了。

情投意合有緣分。不為錢財為義情。二人情投多意合。結拜金蘭弟兄們。年長為兄幼為弟。大家投机話談心。陳善年近已四十。自然當先為兄身。張超只得二十四。不必謙弟為該應。說話投机情不斷。忽聞响鑼敲二更。陳善端正破和舖。各自安睡不必論。次日一早天微曉。耳聽林中烏鴉聲。即忙抽身叫兄弟。幾件衣服與換新。與我一全出門去。學做賣魚賺錢文。張超心中多欣喜。就全哥哥做營生。不宣張超有下落。再宣多羅太白星。現見陳善時已到。點化與他得長生。

一日陳善與張超賣魚。一早賣完。叫聲兄弟。今日時光尚早。你先回家去。我要到德旌觀前王家收帳。武生那張超聽兄分付。一人先回家中。生那陳善一徑向東。走到望仙橋。見一老人。手執掃帚。在橋上掃泥。陳善就問老人。想只个地方熱鬧人多。那里掃得干净。太白老人曰。明日五更有八仙到來慶祝。道地邈邈。不得不掃。說完。此人睡時不見。生陳善不見老人。想了此人莫非就是神仙。真是不解其情。呀。是了。想是當方土地。打掃松庭。我要等到天明。看看神仙。求他度我一度。神仙本是凡人煉。只怕凡人心中不堅。陳善心中想得歡。一心要想見神仙。看看天色已將晚。

店內燈燭光華現 我今不到王家去
 雲霄殿內慎懺宿 投入陳家下凡間
 人要煉丹丹煉仙 眾仙要試陳善子
 陳善此刻心慘切 狂風吹得透心寒
 仔細想想要見仙 展轉徘徊多磨切
 四更已過五更近 天時黑暗雪綿綿
 跑來跑去走連連 走到橋上仔細看
 陳善一時福至心靈 心中想道他是仙家
 稱大仙救度仙白 眾仙道我等是討飯花子
 身來用手扯得一個瘋癱起子 他身背竹筒原是李鉄拐
 游。陳善道我特發虔心在此等候大仙救度 扯了不放
 金丹出來說道你既要我度我全你改个名字 以后叫做慎惱
 多有夙緣付你還魂長生不老金丹 日後不必賣魚度日
 為師說完不見生 陳善得了仙物天明拿來一看原是一粒泥糰
 凡人只怕心不堅 堅心也好做神仙 陳善得了仙家珍
 即忙起來叫兄身 內裡錢氏忙回答 昨夜你兄不回家
 那知錢氏抽身起 早晨點心已端正 出房就把叔叔叫
 那知錢氏早有情 問長問短來打動 陳善將已回家門
 陳善答遇同行客 故而留宿不回家 今日原是臘月八
 帶領兄弟出了門 布政司前龜壘看 城隍山上吃香茗
 發个虔心等神仙 不宜賣魚一陳善
 雖然如此星宿下 鵝毛大雪驚人怕
 化起狂風雨傾檐 店中燈熄各去眠
 大雪紛紛行人少 身上冷來腹飢餓
 耳聽更鼓敲三遍 那有神仙到此間
 街上並無人一個 那有伴伴吃狗肉
 八仙早已得知先 法度有緣緣度道
 夜靜更深少人延 心中思想回家去
 店前檐下把身安 陳善身上抖不住
 吹來香氣味更靈 陳善身上抖不住

一路游玩多快意 三橋已在面前存 走進嫂已門兩扇 周氏見叔笑吟吟 擬說如馬多欣喜

轉眼看見一英人 生陳善叫兄弟見了嫂已 且周氏回禮殷勤 口稱叔叔請坐 又問陳善叔叔這位客人 府上何處 生陳善

本要當面寔說 尤恐兄弟面紅 到裡邊說一番收留情由 且周氏聽是官家之子 多少欣喜 就在嫂已
 家內吃了中飯 告別回家 到了次日 聞竹園為鴉一鳴 二人抽身出門 到了行中 有許多死魚 無人要買
 那陳善想道 前日神仙與我說的 泥團已 他說是還魂長生不老之母 如若人吃可以還魂 那魚吃了
 也為還魂 不知真假 如何待我買了一尾 試驗已 往無人看見之時 遂將泥團捏了一些 放在魚口 果
 然活了 後來日日如此 死魚變活魚賣了

陳善買魚手如神 多少死的化為生 就用仙丹水裡洗 將魚放下可還魂 張超身長力又大
 一担要挑几百斤 兄弟合担如手足 好似同胞一母生 年終生意多聚集 每日多賺几千文
 一声炮竹除舊歲 放開雪梅是新春 新年生意多熱鬧 兄弟二人都称心 不宣張超來耽閣

再宣提督姓秦人 外那提督姓秦名剛 官居游擊 承楊繼盛太史保舉 杭城官為總都 不想陝西趙天保起反 多帶百萬狼

虎兵 那陝西本省將軍 被截損去有名大將 數十 各省遣兵 不能得勝 吾押杭南兵三千 前去征伐 有那
 協鎮周玲 把守城池 吾本總都 押兵越城 看見反賊 擺起狼蛇陣 遂即提兵討戰 吾以自幼熟讀此陣 在
 本省軍兵 已備奉元帥之命 與我杭南三千人 馬關關敵戰 此陣名曰狼蛇乾蝎 肚內裡攔出 俺今令大
 胆軍兵 往蛇口內殺進 直至陣中 那趙天保自為蛇肚以爛 被我落馬 槍挑死 他陣以破 被俺殺得落
 花流水 平伏陝西 那元帥李洪高 本奏主上 蒙聖恩加俺官 陞山東提督 夫人茅氏 同受皇恩 只也不在
 話下 我有一姊 嫁與四川登州張勇為室 姊丈在日 官為大同總制 今逝三載 留下母子二人 仍回四川
 吾乃五旬以外 膝下死兒 只生一女 取名秀金 早配外甥張超為婚 他自小習武 俺舊年上任 就差旂牌

前去接他母子二人到來。好與我女兒完姻。不想旂牌回來。說我姊亦亡。故甥兒尋到杭城去了。今那新年以循。杭城路却不遠。又去尋覓外甥。

有子貧來不貧算。死子貧來窮斷根。秦劉死子真个苦。招覓外甥張超身。轉到杭來死親人。重又寫起信一封。又差旂牌名鶴廷。書信一封銀三百。上下衣巾又一套。白馬一疋駁行程。鶴廷旂牌奉了命。即刻上馬出轅門。仍宣張超在杭城。陳善待我如手足。好似同胞一母生。兄弟賣魚來度日。我本也是官家子。一身武力算能人。父舅死子靠我身。要回家却不能。恨壞英雄一个人。自幼表妹婚姻配。舅父官調那省去。虧了恩兄陳善人。日間營生多思想。晚來睡着望娘親。不想耽閣已半載。抽身起床把房出。不知流落那方存。張超心中多悲切。陳善反身聽分明。死魚變作活魚形。生意興隆來聚集。合胆與我做生意。有日總好細家行。况且我有一仙法。不來哄你姓張人。一担能挑几百斤。我們行販算一个。為兄不是負心漢。二人同講不休歇。另買房子好討親。兄弟盤費總為成。好人自有好收成。大眾行販關吟已。兄弟二人把門出。即速去到錢塘門。去到空處所在地。死魚那个要一分。陳善一應全來買。兄弟二人挑進城。陳善又要顯奇能。眾那眾行販說我們活魚賣不去。看陳善盡皆是死魚。那這一个外路人。氣力以大要挑二百斤。日日賣完。是在有些奇怪。內中有个癩頭阿八。說道明日我們全行中會齊。把只个長条子。打他一頓。趕起走了。那四六說道。打是打哩。帶過的是有一樣物件。掙得哩來。求他的生意就沒有了。眾人道。哈東西。那馮阿七說道。曉得哉。我見陳善有一粒返泥湯糰。用水桶裡洗了一洗。這个水養了死魚。才可活了。若能把

他此物拿來我們大家生意到也好做了。

大眾都說自心平。不貪財帛真算能。眾人計策端正定。氣急呼已向前行。要與陳善作對人。陳善此刻不妨惱。越了屁股顯奇能。一眾行販已走到。飛風迎來踏得快。為人短小氣力少。肝胆英雄不怕能。寡不敵眾古人說。双手那抵眾人掄。陳善忙向口中吞。張超在外有別事。大眾俱打陳善身。張超連忙來動手。各人行計泥團奪。打他不過氣不伏。當官出告趕他們。帶我訟師是好友。各人捐出錢來用。大眾打得亂逃奔。一心擺布姓張人。又道遊僧欺寺主。他們若肯來出力。不怕張超十大能。大眾全他去商議。大眾行販心已定。大眾生下牢籠計。一齊趕到草橋門。進了黃家門兩扇。黃茂一見問元因。那怕陳張二个人。眾位伙計你可稱。小五開言大爺叫。我有一事與商論。陳善賣魚真能幹。五兄今日那里轉。相打之事說一遍。與他官司一場伸。心中思想八九分。收得張超用強爭。陳善是他妹丈身。與他全吃衙門飯。只件事情難理論。錢能頭腦我相好。陳善為人多忠厚。錢能亦是衙門人。老爺况且信他說。只場官事吃不成。今日回伏五兄門。眾人听了心冰冷。只好全打白打人。大家禮謝已走散。各自仍走作營生。

丑那黃茂一日閑坐。走到縣前耍子。逢作錢能。將行販要與陳善呈狀之事。說明討好。錢能稱謝感情。又道我妹丈仍在鼓樓下吃酒。我們全去吃他一壺。二人尋至店中。果然陳善一見大舅與黃大爺。說道大家來吃一壺。錢能道。特來吃你的酒。一桌共坐。大家齊吃。陳善叫張超道。只一位是我大舅。錢能只一位乃是杭城豪杰。名曰黃茂大爺。張超道。原來失敬了。二人道。好說。四人共吃了一番。錢能要講情由了。惡人慣做假好人。處已討好說公平。錢能啟口多講話。妹丈你且听元因。那日行販來生事。

來托黃茂把狀呈 幸虧大爺我相好 噴罵一番他回程 以後不可再撞禍 衙門之人黑良心
賺個銅錢非容易 三班六房難求情 陳善听了大舅話 多謝太爺厚情人 話已講明酒已搨
大家各自奔前程 今日天色仍上早 叫了兄弟一仝行 行到開富三橋過 進了嫂嫂周氏門
周氏一見忙迎接 請進二位叔叔身 陳善啟口叫嫂嫂 今有銅錢三十文 房相前去付清楚
其餘買米買柴薪 付去錢文忙出外 不想又見那錢能 二人全到酒店去 妹丈大舅話殷情
陳善即便叫弟 一徑去到自門首 將酒拿了一壺去 叫嫂小菜好調停 張超聽了兄長話
出了酒店回家行 小葉要你早調停 錢氏含笑叫一聲 因何叔獨自返 你兄仍有何事情
哥也與舅全飲酒 天色已暗點燈起 搬出小菜擺端正 但願叔叔早成婚 今日打動張叔叔
但得佳偶款我心 也不計論不謙遜 二杯重又雙手送 一身容貌多陋 悄悄細語敬叔吞
張超總道自家嫂 並死傳后接代根 不望終身靠老因 也是夫妻有佳因 說道你兄年紀老
若像叔叔身長大 祖宗血食早有根 容貌若像叔叔樣 張超所嫂不是話
放下飯碗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來用手扯他衣服 萬惡之中淫弟一 把我姓張人看輕 豈作顛狂畜生心 勸你切莫邪思念 暗罵張超不是人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張超口中不說心中暗罵 無恥賤骨婦人 他有些意思 今也立起身

且宣陳善回家行 酒醉醺醺進門內 口叫吳弟不住聲 張超听兄來呼叫 啟口叫兄應一聲
陳善听弟來安睡 自已走進妻房門 見了妻子來問答 就對娘子講一聲 全你阿哥來暢飲
不想酒醉回家門 口中說話眼恍惚 酒醉悞心少精神 跌在床上倒頭睡 錢氏心中暗計論
倘被張超說夫曉 叫我如何作得人 先使計較主意定 預先反自告夫君 不如畫蛇來添足
舌頭反轉咬他人 那錢氏見了張超容貌魁偉 早有心意打動他的 他是水心一般 我今言語調戲 又被他來噴罵 若明日
只个冤家酒醒之時 全去賣魚 倘然告訴真情 還當了得 到不如先做個惡人 假作哭了起来 手內拏作
一根絲茶 扮作尋死之樣 那陳善到也 困熟 夢裡由他吵醒 開眼一看 娘子如此行為 即忙上前勸住
問他情由 錢氏哭道 你且聽來 妖燒做怪假撇清 錢氏巧計安排好 反轉面皮哭哀聲 只因你身多柔弱
萬惡淫中罪不輕 引將惡狗進了門 可恨張超死道理 帶酒回來把奴輕 大胆輕狂調戲我 強姦婦女罪不輕
被我一番來辱罵 方才羞舍出房門 我本雖非仕宦女 不如尋死了此生 陳善此刻酒半醒 后来被他醜揚外
叫我如何作得人 左思右想死情住 張超莫非不良人 我家住了有半載 看他動靜是正經 听妻言語好難明
叫我也難解分明 錢氏見夫不言語 繩挂床前不用情 我有言語你且听 張超不是親兄弟
陳善看妻真情切 双手奪去一條繩 叫聲賢妻休如此 次日三面俱死說 再表旂牌在杭城
明日打發他出門 一夜時光容易過 看也又是天色明 那旂牌奉大老爺之命 特到杭州找覓公子 回府不知公子落在那方 况且人又不曾見過 面的叫我何
處去覓尋到了二日 死有踪跡好不焦急 那旂牌便問店中 張超名字 無人知得 今日起早 在于仁和縣
前茶店中吃茶 便問店管 此地可曉得一个張超么 丑白店管道他是那里人 旂牌道他是四川人到杭

州來投親的店管道此人在那邊弄堂內小搖門裡只間房子便是和陳善結拜兄弟一全賣魚旂牌所
了。即就到了陳家門首那陳善為妻之事。不願去做生意。正在家中旂牌上前問道。尊兄可是陳善家中
麼。你家裡可有個張超公子。我們特來迎他。那張超立在旁邊答道。你奉那個所差旂牌。回答俺奉山
東秦提督大人所差。張超又問。可有什麼為憑旂牌。道。只要公子出來。自然有話。陳善指曰。只位就是旂
牌。即就跪下。說道。小人不知。望公子寬恕。張超道。大老爺在衙。可好麼。差你到來。是何事。旂牌道。現今
家信一封。紋銀三百。巾衣一套。白馬一疋。請公子到衙。張超接過銀信。拆開看。明將銀子悉付與哥。已說
小弟蒙兄大恩。待我聊表微情。日後倘到衙門內。若能出頭。再當厚報。陳善道。為兄一無好待。怎敢受此
重謝。謙遜一番。張超兩泪汪汪。叫声哥。已日後萬事。須要小心。門戶。須要謹慎。小弟就此拜別。
今日兄弟手足分。另日相逢共相迎。張超含泪來拜別。心恨錢氏輕狂人。承兄恩待有數月
沒世不忘大洪恩。陳善泣泪來相送。張超上馬去如雲。路上之事不必說。再表陳善一個人
兄弟贈銀三百兩。私自埋沒妻不聞。仍然原把生意做。寬心度日過光陰。再表錢氏輕狂女
常心怨夫不称心。可恨媒人來哄騙。奴今錯配老糊塗。全死思慮後代事。害奴年少正青春
日日粧扮門前立。引誘街坊過往人。却遇黃茂惡訟棍。撞見錢氏立在門。面上胭脂多搽抹
黃茂回家常挂念。想他門前去走。我今閑暇去看。打動言語看其情。一徑來到他門首
果然淫粧俊俏文。黃茂啟口來打動。口叫陳嫂容笑論。陳善可曾回家返。那日生意賺錢文
錢氏口答黃茂叔。有何貴事我家臨。若問冤家常到暗。總在街坊飲酒茗。叔叔請進裡面坐
死得正事好談文。黃茂只求沒擺佈。走進門來說元因。指東話西多。小叔特來問佳音
錢氏原是妖燒女。全不斯文引誘。一人不達夫子禮。要犯蕭何六律刑。不說錢氏欺夫事

那張超到了山東提督衙前。全旂牌進了大堂。傳知老爺知道。外甥張超入內拜見
舅父舅母。表妹相見。施禮已畢。用過香茗。將杭州流落苦楚。說了一遍。那秦劉夫婦見了甥兒。如全明珠
一般。女兒長大。我已年老。與你完了婚姻。免揀吉日花燭。
吉日吉時吉良辰。良宵良日結良姻。張超運際時已到。一身打扮好才英。頭插貢花狀元樣
紫袍錦帶穿在身。足登烏靴齊完備。小小登科一時新。賓相詩賦來贊禮。秀全小姐如仙神
二人參拜天和地。又拜張秦二祖。再拜堂上及父母。紅絲牽入伴金玲。夫妻洞房花燭夜
尤如金榜標姓名。二老心中多欣喜。了却女兒一終身。不表秦剛有終靠。再宣吃魚陳善人
天光微曉出門去。疾妬黃茂候進門。親夫出門他走進。旁人不知半毫分。特地找到他家行
銅錢原賺千餘零。錢能劈頭來撞見。啟口妹夫叫几声。老爺要買一鯉魚。特地找到他家行
生陳善道。我們自己沒有販待我眾隊內。去找一尾錢能道。老爺要請菩薩的。切不可誤事。陳善道。我有
魚担銅錢放在嫂處。相好我與你去。如何。錢能道。正好。陳善進了嫂門。拏了三千銅錢與嫂。說
道。一千與嫂。糴米買柴。二千煩嫂。拏到我家。那錢氏等來用度。即刻就要去的。周氏答應鎖門而去。陳善
與大舅走到別處。周氏奉叔之托。送錢而去。花旦那錢氏與黃茂。還是睡著。
人貪歡。候夜不深。傷風敗俗為色淫。周氏大嫂街上走。拏錢去交錢氏身。一路行到他門首
將近日中未開門。大娘一見心頭怒。急急忙忙抽身起。睡到日中還不起。害我叔叔沒收成
上前就把門兒叩。錢氏房中怯一驚。原來周氏大姆身。便門大姆有何事。周氏被問不答應
攢在床下。縣其形。錢氏開門來觀看。錢氏跟進房內去。遍身發抖如彈琴。周氏啟口忙動問
將錢放在桌子上。走進房中看其情。關了門戶被人論。周氏看到床沿下。一角衣衿在外存
嬌兒因何抖战。日在中午還貪睡。此人好似黃茂樣。就要出手捉姦情。黃茂縮進床壁裡
黃茂伸出頭來看。周氏一見怯一驚。

金瓶梅

周氏就罵錢氏身 罵殺黃茂並錢氏 三代臭名傳千人 背夫偷漢如畜生 周氏口罵攔房坐 錢氏無言不做聲 千古傳流世揚名
 今日做出狗黨事 只見大娘擋房門 心中思想多明白 男漢那怕女人們 大胆床下來扒起 一把推倒周氏身
 黃茂直腳溜逃走 反轉面皮大放聲 就把周氏潑口罵 罵你養漢臭妖精 自己做了醜態事 錢氏一見黃茂去
 今朝還要誣說我 私通野漢那里人

錢氏見了情夫逃走 將周氏揪住罵道 你只妖燒賤人 有道捉奸捉雙 拏賊拏贓 你自己做了賤人 養了
 野漢 反說別人 我決不甘休 與你此刻周氏見他情人走脫 死言對答 弄錢氏不過 只得逃走 那錢氏披
 頭散髮 后面哭道 對門有个孫媽 眼慣留心 見大娘有錢背來 如今他們只管相罵 不敢收拾 見
 他二人逃趕在街 即速走將進去 將二十銅錢 拏到自家 反趕上前去勸他 如此二人牽扯 哭罵到晚 那
 陳善回來 見他二人如此牽扯 在街坊扭結 四面開人 好像着變戲法 陳善將二人勸回 問明情由 却是
 嫂子的不是 若說黃茂與我 大舅十分交好 並不肯做此狗党 我勸嫂已死事 不可起事 如今只場集禍
 大家好省的 又那隣人說已笑已 將周氏勸送回去 不提再說 那琉球國黑龍岡 有一位反主名曰孫擒
 虎 軍師馬邵文 端正十萬人馬 來到雁門關 有戰書早到京師 六部九卿議定 保秦劉 說他去歲平伏陝
 西 他有那文武 雙全之才 聖上准奏 即勅命秦劉 征剿得勝 回朝 官封極品 那秦劉領首 黑齊軍兵 又點
 張超 為了先行 已揀黃道吉日 起馬 那雁門關 原有總兵 趙金寶 早已戰過 那反賊 十分兇猛 難以得勝
 所以求救 如今早脩人馬 在關口 迎接元帥 秦劉升了帳 點過人馬 就命趙金寶 為護陣先鋒 次日反賊
 討戰 元帥勅令 二先行 前去開關 迎敵
 准脩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魚鱗 秦劉令人殺反賊 號炮連天不絕聲 二位先行來出陣
 開關迎敵好威能 張超力勇多威武 銀盔鐵甲耀日明 手執金刀如天將 腰挂寶劍似天神

切志求佛也誠心 拋開生死想修行 陳善跪在蒲墩上 兩泪汪已訴衷情 弟子家住杭州府
 仁和縣前是安身 不幸父母早亡故 兄長一命也歸陰 弟子娶氏錢氏女 骨格輕狂不是人
 我想出頭料死望 一心出家去修行 昔日仙翁有一語 知我名字拜師尊 伏望佛法來顯應
 施我弟子見高僧 祝完抽身往內走 只見簇已許多人 那湛然在大殿上高坐說法 叫一声眾老護法 可不乱語喧嘩 我有一番富貴貧賤 父母妻兒好 落空
 的因果說與你們眾人 听已不可多講 嚕呀 靜听我道來

前世修來富福人 今世不修下世貧 歎人生 如春夢 青山常對白頭翁
 朝也盤 暮也算 諸般凶惡總成空 倏而生 忽而死 四季光陰去如風
 子送父 父送公 死常一到盡皆空 日月輪 快如梭 催人光陰去英雄
 楚霸王 好英雄 韓信功勞一旦空 為官人 寔感風 光宗耀祖伴皇宮
 行霸道 使奸雄 祿盡身亡一時空 富厚人 田舍翁 朝勤暮儉多豐隆
 放重利 起重租 氣脉一絕萬般空 生意人 苦經營 內除外挖起謀凶
 今日西 明日東 閻王相請一場空 貧賤人 家道窮 無食無財運不通
 怨天地 恨祖宗 越恨越窮越開空 年四季 與人同 春夏一過又秋冬
 催人老 不識終 烏髮變了白頭翁 人生相 如花同 少年好似花正紅
 歲將晚 一林風 人崩花謝總成空 嘆世人 大藏中 天寒地凍霜雪逢
 心如月 日如公 不明日月一場空 空是色 與月同 般若經中色是空
 團圓月 色最濃 人生唯回永成空 歎世人 與月同 缺東補西與人通
 大眾們 修行好 善人臨終上天宮 龍華會 在眼前 及早修行心口同
 敬爹娘 和六親 好心好意常已用 功成滿 到彼岸 極樂西方証九重

那湛然說了空文一遍又說三世因果請大眾靜心聽來好摸着自己的心頭及早去修行

堪嘆世人如夢中	勸君及早去修融	無男無女	無口糧	被人欺凌	忽一日	病在床	誰煎湯藥
有一等	年老	好不傷心	前生孽	怨子恨孫	何勿道	早修行	救濟孤貧
有一等	沒親人	郎才女貌	兩下里	如魚水	恩愛非輕	最可恨	那閻王
恨死常	來勾拳	兩下高	妻喪夫	可比那	失群孤雁	夫喪妻	進房中
因前生	多殺生	拆他婚姻	故勸你	早為善	戒殺放生	有一等	窮苦人
受飢寒	挨凍餓	埋怨先人	因為你	前生世	不捨分文	何不道	早回心
有一等	富貴人	高官顯爵	妻賢德	子仁孝	侍奉晨昏	皆因是	前世修
故為人	萬般是	前生註定	做孤寡	前世罪	溺子怨夫	做豪富	前世修
相不全	毀神佛	作塌經文	多子孫	捨財物	賑目化焚	福壽長	施幢幡
壽命短	多殺生	疾妬傷身	死衣食	費錢羅	五穀不敬	行方便	高榮華
悟清淨	得正果	仙佛留名	存忠孝	臨終時	定上天庭		顯耀門庭

湛然說完偈文那陳善按在上面說道你既知道先後之事可知我名字否湛然道你本陳善有人取你
懶惱貧僧若還現在之事不曉怎生教化眾生陳生即忙下跪拜求收納為徒湛然罵道你只無義之人
拋妻撇嫂不承祖宗祭祀來至這里出家貧僧不收背義忘恩無忠孝之人叫眾僧與我趕他出去陳善
大哭哀求乞師收留

心如鐵石要修行 千打萬罵也不論 陳善大哭哀求告 乞求禪師發慈悲心 我為妻子不具德
一心出家要修行 師父若不收留我 我命決然也難存 今朝收納殘生命 情愿厨房做工人
今日若無投身處 凡聖不就決難生 陳善哭拜把頭叩 腦蓋叩得血淋已 痛哭傷心哀求切

初陣殺到反兵退 威風得勝回關行 擒虎難上張超手 收兵回寨听軍令 反兵挂牌來免戰
免戰三日再交兵 軍師擺了五虎陣 妖言法術來唬人 次日秦劉親出戰 三个回合入陣門
只見野獸凶異極 大敗拖槍逃回程 反兵一全來追上 張超出馬當先迎 邵文進寨內存
右營周成來助勝 三千兵卒圍前戰 張超不敢入陣去 要尋雌白狗三只 回營將帥全商議
口中念動召神咒 趕出豺狼虎豹臨 此乃妖術怪異兵 再尋雌白狗三只 白雌難免三个尋
此陣難破不能勝 張超就對元帥說 刀槍劍戟多搽上 秦劉旂號得了勝 虎狼怪獸被污散
再尋白貓血七个 共血為勻帶在身 年年進貢歲朝君 龍顏大悅喜朕心 平定雁門回京城
張超提刀殺邵文 擒虎忙把降書寫 嘉靖皇上用目看 張超兼制文武學 官為巡查御史人
進京上朝忙俯伏 手捧降書呈聖君 保護江山賀太平 山呼萬歲謝聖恩 卷中不表京都事
連陞三級在京城 秦封加了兵部職 保靖江上賀太平 張超兼制文武學 官為巡查御史人
奉旨回家去祭祖 三月以後巡杭城 此刻二人多得意 黃茂后門來候進 朝已來趁熱被困
再說杭州賣魚人 日日五更天微亮 烏鴉啼叫出了門 黃茂后門來候進 朝已來趁熱被困
那黃茂到十一月廿五在衙門直到半夜就不回家去只道五更到快到了陳善后園門等候誰知西風
濃霜凍得遍身發抖吃苦不起心中想道陳善他聞烏鴉一叫立即抽身出門就將竹園中的竹兒亂扳
亂撻這烏鴉死處栖身飛起叫吵錢氏明明所得竹响知是黃茂就叫丈夫起來你今夜為何如此倦困
烏鴉大叫天要明了快些走起陳善被妻叫醒一聽烏鴉原叫說道今夜為何如此要困虧得娘子叫了
弗然生意又站出來即忙將帳簿筆墨一掣挑担而去那黃茂即就來熱被而困陳善到了錢塘門城門
未開那守門的李伯壽提灯一看說道你因何只等早才得三更時候陳善所說反身回家仍至后門推
推門已開了耳听房內有人說話待我側耳一聽錢氏問黃茂說你今夜因何這早黃茂道我衙內事完
未回家去在外寒冷不過故此扳竹趕烏若不用此計謀直要凍死了陳善听得心中大怒欲要進去捉

姦我想黃茂奸計甚多恐受他害。立住了足呆想一刻想他年神仙送我泥團之話叫我早去修行。將我取懶惱名字我妻子如今做了只樣臭人。豈不懶惱。到底他家總有妙机。到不如拋了家園。快去修行。待我登上題詩。就從懷中取出上帳的筆墨。又取他人一名叫做歡喜。題詩一首。

詩曰 攀竹叫鴉催 錢塘門未開 懶惱出門去 歡喜進門來

題完了詩。把帳簿扯碎。丟于別處。隨即去了。

拋却紅塵去修行 從今不在是非了 陳善當時來去走 拋了家中冤孽人 天明一徑向東行

一直出了草橋門 一面走來一面想 想起爹娘兩淚淋 生我兄弟人二个 誰想一个死收成

哥七早喪黃泉路 拋下嫂七一寡身 看來陳氏斷了種 祖宗爹娘死祭人 嫂七在日死人官

如今年紀五十另 哭聲嫂七命如此 從此老來受災星 小叔不能來見面 若要相逢夢內尋

啼七哭七走到埠 渡過江是蕭山城 身上只有行魚本 二千錢有九日行 今朝可比孤雁鳥

東往西飛死栖身 昔日神仙對我說 識我懶惱拜師尊 叫我那里去尋找 想起來是好傷心

心死燈七多問說 查問何處有高僧 眾說你問死著落 或菴或寺叫何名 除南有个祇園寺

有死自去門分明 陳善即進山門去 求佛保佑得師尊

那寺內管禪堂的和尚。見他身穿破袂。脚踏草鞋。只道他是個花子。就噴罵出來。陳善想道。我有一全

行中是紹興人。常七說起香爐峰如天竺之靈。可有高僧。也未見得。就趁夜航船到了探花橋上岸。見有

一隻大船。盡是香燭。不知到那里拜佛去的。待問便了。又道船上老阿爹。你到那里進香去的。船家道

我到平水寶嚴寺的。如今改了顯聖寺。有个湛然和尚。供養大佛。明日菩薩開光。和尚講經。奇樣關熱。特

去燒香。陳善道可與我趁七去麼。船家說我是有香客討的。趁不來。內中有一人看他足穿草鞋。說道。城

裡趁我船。城外要背纜。可好趁的。陳善答應而去。全船去了。那湛然早知到懶惱要來。分付眾僧。今日有

穿髮襪草鞋。黑面六嘴的矮人。進來。雖然身上破襪。不許阻他。眾僧領命。那陳善搭船已到。一全進寺拜

師父方便救殘生

湛然道我貧僧豈有不曉你的來因。今日原是为妻不良。立心出家。你七是一个賣魚。為生狼吃酒肉之

人。你既要在寺為僧。須要改惡向善。吃的是清菜。清飯。做的是挑他重担。若還開葷。犯戒。重罰。嚴刑。敲打

禪門。規矩。寬重。早晚功課。艰难。你若肯依。吾清淨。泰道。以后名標。清揚。又若煉得堅固。肯學長生不老。我

就收你在山。你若后來不守法度。死墮火坑。地獄。我言白。句務要依順。與你落髮為僧。陳善一一遵依。湛

然此刻下座。叫陳善隨我進去。換了衣。衫。教你先學打坐。存心養性。此刻陳善滿心欣喜。

來是切志。尋修行 去歸極樂蓮花生 眾位香客出門走 齊開心花舊路行 談七講七說和尚

湛然果是法力深 能曉三世因果事 能知世人拋家情 從今講論人頭上 處七城鄉出名聲

不宣大眾回家去 再宣寺內和尚因 收過陳善有七日 要與落髮做僧人 喚齊眾僧忙護法

鳴鐘播鼓開吟七 就名陳善拜三寶 落髮摩頂受記名 切念恭悟加工行 懶惱二字仙取成

今日出家為和尚 湛然愛他如珍珍 懶惱承師來收納 本心經佛都傳念 也不厨下去粗做

不用挑他不受辛 日間隨師來守清 夜來空机不離身 仁和縣內苦殺人 直言妙訣付與們

不宣陳善做和尚 再表錢氏黃茂人 要害周氏冤深苦 要聽後卷細底事 宣到此處停半本

奉勸在位等一等 懶惱珍卷長的狠 晚卑吃筒一棒清



